

從〈辨亡論〉到〈羽扇賦〉 ——看陸機的政治意圖與心靈困境*

唐嘉蓮

政治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通訊作者：唐嘉蓮

聯絡地址：台東市山西路一段 121 號

電子郵件：103151504@nccu.edu.tw

投稿日期：2019 年 3 月

接受日期：2019 年 6 月

摘 要

西晉文學史上最閃亮的一顆星星陸機（261-303）在文壇上的地位及江左將門的家世背景歷來為人所重視，然當東吳傾覆、晉武興盛之際，陸機退居故里，沉潛勤學十餘年，爾後接受異主之召，為晉朝驅馳效命。服膺儒術本該順從忠君思想的陸機，何以選擇身仕異主？其背後的世變觀照與文化意蘊究竟為何？本文從陸機沉潛勤讀時期的〈辨亡論〉與任太子洗馬時期的〈羽扇賦〉對讀，來思考其背後所展現的政治意圖與所遭遇的心靈困境。〈辨亡論〉中不僅提醒西晉唯有任賢重能國家方能長治久安，另有毛遂自薦之意，以期受明主賞識，在滔滔亂世之中，實踐儒家仁政理想。〈羽扇賦〉繼踵先儒積極的入世觀，企圖在南北隔閡的氛圍中，展現對於君臣遇合的期待。從〈辨亡論〉到〈羽扇賦〉，我們可以了解到入仕新朝，對於陸機而言，不啻是一個新的開始，更是一個展現政治抱負與理想，成就功名的舞台。

關鍵詞：陸機、辨亡論、羽扇賦、政治意圖、心靈困境

* 本文承蒙匿名審查委員惠賜寶貴意見，謹致謝忱。

壹、前言

身為太康之英、一代之傑，陸機（261-303）無疑是西晉文學史上最閃亮的一顆星星。歷來對於陸機的關注面向有二：其一，為在文壇上的地位。南朝齊臧榮緒（415-488）《晉書》稱美陸機：「天才綺練，當時獨絕。新聲妙句，系踪張蔡。」¹晉朝葛洪（283-343）《抱朴子》讚其：「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瞻，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²南朝梁劉勰（約465-521）《文心雕龍·才略》：「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³南朝梁鍾嶸（?-518）《詩品》：「余常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⁴南朝梁蕭統（501-531）《文選》更是獨鍾於陸機作品，不論是作品數量或是文體種類的選錄，均占有突出地位。⁵

其二，陸機江左將門的家世背景，為其生平帶來另一番風景。高祖紆，漢守城門校尉；曾祖駿，漢九江都尉；祖遜，吳丞相、江陵侯；父抗，吳大司馬、荊州牧。其弟陸雲（262-303）〈祖考頌〉：「雲之世族，承黃虞之苗緒，裔靈根之遺芳。用能枝播千條，穎振萬葉。繁衍固於三代，饗祀存乎百世。」⁶追溯其世祖為黃虞苗裔的輝煌家世，有此等高貴世胄的出身，陸機所受之家儀自不待言。

當東吳傾覆、晉武興盛之際，陸機退居故里，沉潛勤學十年。後以「亡國之餘」⁷與弟雲自南徂洛，仕宦京邑。入洛後，兄弟二人雖受張華「伐吳之役，利獲二俊」⁸美譽並薦之諸公，卻也受到盧志以犯家諱的蔑視態度相譏。身為名門將

相之後，卻又仕宦異主、受盡歧視的恥辱，對於「服膺儒術，非禮不動」⁹的陸機而言，無疑是人格與尊嚴的輕蔑。以致本傳云其：「好游權門，以進趣獲譏」¹⁰，史家以之為人格匿瑕。唐太宗又在《晉書·陸機陸雲傳》評之：

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闢昏匡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實而不諒，謗緣虛而見疑，生在己而難長，死因人而易促。¹¹

然而，這背後究竟是什麼樣的情志，讓服膺儒家禮法的陸機在仕隱歧路的徘徊，出處去就的矛盾之中，「守一不足矜，歧路良可遵」（〈長安有狹邪行〉），終究選擇了汲汲於功名，營營於聲望的出路？錢穆指出：

今人論此一時代之門第，大都只看在其政治上之特種優勢，與經濟上之特種憑藉，而未能注意及於當時門第中人之生活實況，及其內心想像。因此所見淺薄，無以掘發此一時代之共同精神所在。¹²

這段話為「知人論世」的研究視角拈出一條重要理路，即是在歷史情境的脈絡中，文學作品的觀照，是深入作者內心情態的鎖鑰。易言之，若能藉由審視陸機文學中的情志書寫，當有助於了解在家國覆亡之後，陸機積學勤讀十年，爾後願意接受異主之召，為晉朝驅馳效命，其背後的世變觀照與文化意蘊究竟為何？

循此，本研究試圖從陸機沉潛勤讀時期的〈辨亡論〉¹³與任太子洗馬時期的〈羽扇賦〉，及相關文獻，來思考服膺儒術，本該順從忠君思想的陸機，何以選擇身仕異主？其背後所展現的政治意圖與所遭遇的心靈困境為何？期望能在「榮利人之所貪，禍辱人之所惡，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去焉。」¹⁴的撻伐聲中，映現陸機真實的情志隱喻。

貳、帝國盛衰與明主任才：〈辨亡論〉的政治視野

據〈陸機傳〉所述：

⁹ 《晉書·陸機傳》，頁1467。

¹⁰ 《晉書·陸機傳》，頁1481。

¹¹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陸雲傳》（金陵書局本），卷54，頁1487-1488。

¹² 錢穆：《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台北：聯經出版社，1998年），卷3，頁272。

¹³ 本文陸機作品繫年，依俞士玲：《陸機陸雲年譜》（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2月）。

¹⁴ 《晉書·陸雲傳》，頁1487-1488。

¹ 〔晉〕臧榮緒：《晉書》（九家舊晉書輯本），卷9，頁83。

²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陸機傳》（金陵書局本），卷54，頁1481。

³ 〔梁〕劉勰著，王更生注譯：《文心雕龍讀本》（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4年10月），頁321。

⁴ 〔梁〕鍾嶸著，呂德申校釋：《鍾嶸《詩品》校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7月），頁45。

⁵ 據董靈超統計，蕭統《文選》選錄了130多位作家的作品共760多篇，其中陸機作品有108篇，約佔《文選》的七分之一，有8種文體，約佔《文選》的五分之一。見氏著〈蕭統《文選》鍾情陸機作品原因探析〉，《柳州師專學報》第20卷第4期（2005年12月），頁18-22。

⁶ 〔晉〕陸雲著，劉運好校注：〈祖考頌〉，《陸士龍文集校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12月），頁881-882。

⁷ 《世說新語》言語篇記載：蔡洪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雋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後遂以「亡國之餘」稱吳滅後之江東人。參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2003年），頁83-84。

⁸ 《晉書·陸機傳》，頁1472。

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為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辨亡論〉二篇。¹⁵

〈辨亡論〉作於孫吳滅後，陸機閉門勤學之時。此文之作乃基於兩大情感要素，其一，有鑑於孫權之所立國，孫皓之所傾覆之因；其二，見證有大勳於江表的父祖功業。換言之，〈辨亡論〉具有以「國紀」為經與「家乘」為緯兩線理脈發展的歷史觀照。

就辨吳之興亡而言，綜觀〈辨亡論〉上下篇，上篇歸結以為導致吳國傾覆之因，乃在於「政治教化」與「授賢任才」：

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眾，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¹⁶

上篇自孫堅於風雲亂世中，以「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崛起談起，孫策亦具命世之「逸才」，克紹箕裘，「招攬遺老」、「賓禮名賢」、「交御豪俊」，而使「江東多士」。孫權秉襲父兄逸軌，大加延攬才俊，疇諮謀略，使孫吳得以鼎定江表、爭衡天下。降及孫皓末期，「群公既喪」，黔首瓦解、皇家土崩，國家隨之覆巢。在細數孫吳鼎盛、衰敗的歷史脈絡裡，歷經孫堅、孫策、孫權三代底定荆吳，尤其一一列舉孫權一朝所重用的人物，如周瑜、陸抗、魯肅、呂蒙等：

疇諮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乎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晞光而景驚，異人輻輳，猛士如林。於是張公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入為腹心，出為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惇以風義舉政，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強諫以補過。謀無遺計，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¹⁷

我們可以很清楚尋繹出對於「人才」的重視與重用，「以人為本」的政治理想，緊緊銜串著文思的核心，是陸機認為影響國家盛衰的關鍵因素。下篇再言「其（孫權）求賢如弗

及，卹人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偏。」承續著上篇的「簡賢任才」與「政治教化」的核心外，筆鋒歸結直指孫吳末君孫皓未能得人和，君主的過失是國家遭禍的主因：

夫四州之萌非無眾也，大江以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修也，功不興而禍邁，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¹⁸

陸機認為國之興亡主因在於國君，君主對於國家的興廢起著歷史決定性的作用，國君能推誠任才，並以身為則，使「忠臣競盡其謀，志士咸得肆力」，方能教化百姓，使黎庶與國同憂共慶，邦無黍離麥秀之悲，國有土固人和之修：

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庶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同患。安與眾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患，則其難不足卹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般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也。¹⁹

不僅於〈辨亡論〉，陸機的諸多作品中，「人才觀」是其鮮明的政治理想，再看永康元年（300），趙王倫矯詔廢賈后，誅殺賈謐及其黨羽後，趙王自為相國，而引陸機為相國參軍，賜爵關中侯。陸機此時作〈漢高祖功臣頌〉，讚頌助漢高祖劉邦定天下、安社稷的三十一位功臣：

相國鄼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邑彭越，淮南王六黥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綰，長沙文王吳芮，荊王沛劉賈，太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降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侯沛夏侯嬰，丞相潁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侯魏傅寬，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成三老董公、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²⁰

讚頌文中分別一一讚頌蕭何、曹參、張良、陳平等三十

¹⁵ 《晉書·陸機傳》，頁 1467。

¹⁶ 《晉書·陸機傳》，頁 1470。

¹⁷ 《晉書·陸機傳》，頁 1468。

¹⁸ 《晉書·陸機傳》，頁 1472。

¹⁹ 《晉書·陸機傳》，頁 1472。

²⁰ [晉]陸機著，劉運好校注：《陸士衡文集校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頁 812。

一人的功績，其目的無非是勸諫趙王倫能重用人才，人才若能獲得重用，對於安邦定國、撫綏社稷、一統天下，起決定性作用。

又如陸機用以闡述「明主用才」及「才為世用」見解的〈演連珠〉五十首中，亦多處可見陸機強烈的「人才觀」，茲舉一二：

臣聞任重于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故明主程才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其二）²¹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大人基命，不擢才于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于昊蒼。（其三）²²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眾聽所傾，非假百里之操；萬夫婉孌，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二十七）²³

「明主程才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丘園之秀，因時則揚」、「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力陳明主當衡量人才之力，授予適當職位，而人才也要能得到明主的賞識、有適當的機會，方能展現報效國家的壯志。不論是沉潛讀書期的〈辨亡論〉，甚或走入八王之亂（291-306）的混亂世局，「明主任才」始終是陸機認為國家能長治久安的政治視野、關鍵因素。而陸機本人則是自己筆鋒下隱所未言，傑出人才的代表，心中無不企盼著明主賞識而能身登要津。

參、祖述家業與建功立業：〈辨亡論〉的家族身影

〈辨亡論〉的另一理絡，是陸機從孫吳政權的興衰，人才的效命中，特意牽引出父祖文韜武略、驍勇善戰的身影：

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人，乘危聘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²⁴

在對抗蜀漢劉備報孫權襲取荊州、虜殺關羽之仇的西陵戰役中，祖父陸遜大破劉備軍隊，蜀漢先主自此絕命，孫吳帝業為之鞏固。繼陸遜之功業，其父陸抗在蜀漢初亡之際，憑其智謀，獨排眾議，依恃吳地天然屏障，緊守峽口以遏晉軍攻伐：

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禦其變。天子總羣議以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荊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擒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強寇，資重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眾，雲翔電發，懸旌江介，築壘遵渚，衿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踰迹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強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驚，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眾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²⁵

逮至步闡叛亂，其父陸抗輜略齊下，大敗強寇晉軍，爾後「烽燧罕驚，封域寡虞」，維繫住邦國命脈。然陸抗沒後，吳國潛在的紛亂浮出檯面，「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孫吳在一寡虞、一顛覆之間，其中的差異關鍵為何？在於「賢人之謀」，而此賢人即是其父陸抗，可以說，吳之滅亡蓋因陸抗之歿也。「賢人之謀」既呼應了前述「人才」係維繫邦國興衰的關鍵要素外，更看到陸機試圖在歷史世變的觀照中，透過父祖事蹟來建構屬於陸氏的家族誌。陸抗過世時，陸機為之〈吳大司馬陸抗誄〉：

我公承軌，高風肅邁。明德繼體，徽音奕世。昭德伊何，克俊克仁。德周能事，體合機神。禮交徒候，敬睦白屋。踧踖曲躬，吐食揮沐。爰及鰥寡，賑此惻獨。孚厥惠和，脫驂分祿。乃命我公，誕作元輔。位表百辟，名茂羣后。因是荊人，造我寧宇。備物典策，玉冠及斧。龍旂飛藻，靈鼓樹羽。質文殊塗，百異行轍。人玩其華，鮮識其實。於穆我公，因心則哲。經綸至道，終始自結。德與行滿，英與言溢。²⁶

誄中高頌父親道德風邁、「吐食揮沐」禮賢下士，更是「造我寧宇」、「德與行滿」的人才。雖為誄文，不見哀傷之情，反有自矜家世之意，明顯試圖在歷史文化意蘊中，為家族史留下一筆輝煌紀錄。

除了祖述家業以輝煌先祖榮耀，如果我們將〈辨亡論〉放入當時西晉政治社會環境，來觀照何以陸機將家乘性質的家族誌嵌入國紀之中？西晉政權對於孫吳世家大族是採取什

²¹ 《陸士衡文集校注》，頁 724。

²² 《陸士衡文集校注》，頁 726。

²³ 《陸士衡文集校注》，頁 753。

²⁴ 《晉書·陸機傳》，頁 1469。

²⁵ 《晉書·陸機傳》，頁 1471-1472。

²⁶ 《陸士衡文集校注》，頁 967-968。

麼樣的應對策略呢？太康元年（280），晉武帝曾下詔：「吳之舊望，隨才擢敘。」²⁷但卻未曾實行，因在西晉君臣眼裡，江東大族乃一批「亡國之餘」，不足為憂，後因江東地區不斷發生武力反抗才引起晉武帝重視。《晉書·華譚傳》載晉武帝策問江東吳人華譚的一段對話：

策曰：「吳蜀恃險，今既蕩平。蜀人服化，無攜貳之心；而吳人尠雖，屢作妖寇。豈蜀人敦樸，易可化誘；吳人輕銳，難安易動乎？今將欲綏靜新附，何以為先？」
對曰：「臣聞漢末分崩，英雄鼎峙，蜀棲岷隴，吳據江表。至大晉龍興，應期受命，文皇運籌，安樂順軌；聖上潛謀，歸命向化。蜀染化日久，風教遂成；吳始初附，未改其化，非為蜀人敦慤而吳人易動也。然殊俗遠境，風土不同，吳阻長江，舊俗輕悍。所安之計，當先籌其人士，使雲翔閭闔，進其賢才，待以異禮；明選牧伯，致以威風；輕其賦斂，將順咸悅，可以永保無窮，長為人臣者也。」²⁸

華譚認為由於殊俗遠境、風土不同，應重用江東賢才，待之以重禮，使江東士人受重視，方可安定孫吳剽悍民風。此番建言讓西晉改變了在政治上不用江東世家大族的策略，於是太康四年（283），晉武帝採用華譚的建議，下詔啟用東吳舊臣：

詔曰：「偽尚書陸喜等十五人，南士歸稱，並以貞潔，不容皓朝，或忠而獲罪，或退身修志，放在草野。主者可皆隨本位就下拜除，所在以禮發遣，須到隨才授用。」乃以喜為散騎常侍。²⁹

晉武帝此詔書是第一次明確對江東世家大族開啟政治門戶。再者，西晉政權又以什麼信念作為治國理念呢？魯迅指出：

（魏晉）為什麼要以孝治天下呢？因為天位從禪位，即巧取豪奪而來，若主張以忠治天下，他們的立腳點便不穩，辦事便棘手，立論也難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³⁰

唐長孺〈魏晉南朝的君父先後論〉說得更清楚：

建立晉室的司馬氏是河內的儒學大族，其奪取政權卻

與儒家的傳統道德不符，在「忠」的方面已無從談起，只能提倡孝道以掩飾己身的行為，而孝道的提倡也正是所有的大族為了維護本身利益所必需的，因此從晉以後王朝更迭，門閥不衰的狀態，後人每加譏議，然而這一些統治者卻另有理論根據作為他們安身立命的指導。在歷史上我們可以找到不少的例子。晉武帝在喪父與喪母時，都想深衣素冠終三年，和群臣往復辯論，在《晉書·禮志》中記載甚詳。初即位時有一篇答群臣請短喪詔，他說：「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司馬氏本是後漢學門，說是諸生家，並非虛誣。三年之喪為儒家孝道實踐之一端，晉武帝在家庭中「傳禮來久」，所以不願「一旦便易此情」。但他卻是個政權的篡奪者，這一件事在儒學家族中不能於心無愧。……以一個標榜儒學統治的人一旦取得統治權必然要提倡儒家的名教，但名教之本應該是忠孝二事，而忠君之義在晉初一方面統治者自己說不出口，……在這裡很自然的只有提倡孝道，以之掩護自身的儒家倫理上的缺點。³¹

由於以豪奪方式取得政權，在以儒學傳家的西晉統治上已站不住腳，以「孝」治天下成了政權者治國的指導。延伸而下，魏晉南朝成了《孝經》研究史上最活躍的時期。³²當時帝王注疏、講習《孝經》，以《孝經》教育皇太子，士人自小讀《孝經》等，在魏晉已是普遍現象，《孝經》成了統治者必讀之書，培養皇太子的基本教材，也是學校教育宣講教化士人的教材。³³其目的無非在於教民孝悌，而孝悌之極致，則為忠其君、順其長，「移孝作忠」，有裨於統治者甚明，在上者自然樂於倡導。³⁴晉武帝不僅本人熟讀《孝經》，亦曾令太子精熟之，據臧榮緒《晉書·世祖武帝本紀》載：「（晉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冠，世祖以皇太子富于春秋，初命講《孝經》于崇正殿。」³⁵

由此觀之，西晉王朝處於一方面以孝治天下的政治氣氛，另一方面又實行重用江東士人的政治策略，當時沉潛於南方的陸機，對於魏晉的社會風氣以及司馬氏家族為儒學大

²⁷ 《晉書·武帝紀》，卷3，頁72。

²⁸ 《晉書·華譚傳》，卷52，頁1450。

²⁹ 《晉書·陸雲傳從父喜附傳》，頁1487。

³⁰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卷3，頁534。

³¹ 唐長孺：〈魏晉南朝的君父先後論〉，《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240-241。

³² 朱明勛將兩漢、魏晉六朝、隋至元、明、清等《孝經》研究著作數目進行比較，得出魏晉六朝是《孝經》研究史上著作最多的時期，參見氏著：〈魏晉六朝時期的《孝經》研究〉，《孔孟月刊》，卷40期7（2002），頁28-34。

³³ 參見孫筱：〈孝的觀念與漢代新的社會統治秩序〉，收於《古史文存——魏晉南北朝卷》（北京，社科文獻，2004年），頁119-214。

³⁴ 陳鐵凡：《孝經學源流》（台北：國立編譯館，1986年），頁31。

³⁵ 〔晉〕臧榮緒：《晉書》，卷1，頁6。

族不當不知，因此，一方面有鑑於從父陸喜等人入洛為官，為延續陸氏家族的政治動業開啟一扇門；另一方面因以孝治天下的司馬氏政權亦重儒學統治，那麼，若渴望重振家業、建功立名，再續先祖遺風的陸機，必須要有屬於自己的政治舞台。我們可以合理推論，陸機有心仕宦於新朝，〈辨亡論〉當可視為先行展現見識，引起晉朝當權者重視的投石之作。陳師道即指出〈辨亡論〉之作是為警惕西晉政權，且有經世的用意：

賈誼之〈過秦〉以諭漢也，陸機之〈辨亡〉以警晉也，有經世之心焉。³⁶

而陸雲〈與兄平原書〉曾提及：

〈辨亡〉則已是〈過秦〉對事，求當可得耳。³⁷

據陸雲所述，〈辨亡論〉完成後，應已流傳至洛陽，在文士集團有過一番討論，也為陸機贏得了文名。又，臧榮緒《晉書·陸機傳》載：

（機）年二十而吳滅。退臨舊里，與弟雲勤學，積十一年。譽流京華，聲溢四表。……司徒張華，素重其名，舊相識以文。³⁸

因其家世及文章，陸機閉門勤學時，聲名早已響滿洛陽。我們再從陸機的生平來觀照，〈長安有狹邪行〉是了解陸機沉潛十年後，決定離開南方入仕異邦的關鍵，陸機所冀為何？

伊洛有歧路，歧路交殊輪。輕蓋承華景，騰步躡飛塵。鳴玉豈樸儒，憑軾皆俊民。烈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余本倦遊客，豪彥多舊親。傾蓋承芳訊，欲鳴當及晨。³⁹

即使國破之後已厭倦游宦生活，但看著親舊皆成為豪彥，自比「鳴玉」的陸機心中仍懷有「憑軾俊民」的壯志，他知曉「欲鳴當及晨」，唯有把握機會方能建功立業，即使前方是未知的歧路、凶險的歧途，在父祖風動遺範的表率下，陸機仍願意改變守一的節操，承續先祖遺風，再造建功立業的光輝。

肆、南北隔閡與君臣遇合：〈羽扇賦〉的情志隱喻

在仕與隱兩相徘徊、權衡下，為家族、為一己建功立業，

揚名萬世的企圖心中，陸機拋棄「守一」的原則，於惠帝元康年間決定走入晉朝的政治舞台。

太熙元年（290）四月，晉武帝駕崩，惠帝即位，新立廣陵王司馬遜為皇太子，世更二代。此時，「朝廷欲抽引遠人，綏慰遐外。故太傅所辟，殿下東到淮南，發詔以臣為郎中令。」（陸機〈詣吳王表〉）太傅楊駿本辟機為祭酒，後因楊駿被誅，受徵之事耽擱。元康二年（292）改徵機至太子府，為太子洗馬，「閭闔既辟，承華再建」（陸機〈贈馮文羆遷斥丘令〉）。雖是不得已而受徵入晉，然身為江東世家大族之後，「忠臣不事二主」的忠君思想中，理應反抗西晉政權，但我們從現存陸機作品中，其實找不到對於西晉政權的敵視態度。反之，多是對西晉皇室的頌美，〈辨亡論〉中，陸機曾發出感慨：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⁴⁰

又〈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

三正迭紹，洪聖啟運。自昔哲王，先天而順。群辟崇替，降及近古。黃暉既渝，素靈承祜。乃眷斯顧，祚之宅土。三后始基，世武丕承。協風旁駭，天曷仰澄。淳耀六合，皇慶攸興。自彼河汾，奄齊七政。時文惟晉，世篤其聖。欽翼昊天，對揚成命。九區克成，謳歌以詠。皇上纂隆，經教弘道。⁴¹

應酬之作或有歌功頌德之目的，但仍可以看到陸機因時更迭的歷史觀，他認為朝代的興衰是歷史自然的輪替，如同商湯、武王順天命而起。晉朝承天福佑，取代孫吳而一統天下、弘揚大道，也是順應著天時而起，西晉能以儒家詩禮樂之道教化百姓，是值得服膺儒學的他所認同與歸順。

入洛任職的陸機，「順天時」的更迭歷史觀固然為其所接受，然而，羈旅途中無盡的鄉愁與為建功名不得已而仕異主的抉擇，仍糾結、矛盾著陸機的心靈，〈赴太子洗馬時作詩〉：「希世無高符，營道無烈心。靖端肅有命，假轍越江潭。親友贈予邁，揮淚廣川陰。撫膺解攜手，永歎結遺音。」舟楫一路路北上，陸機心靈的空間不斷南望著故土，世網縷身、心為形役，浮沉的宦海「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陸機〈君子行〉），以「亡國之餘」入仕，能否融入北方士族，無疑也是陸機心中一大隱憂。

入洛後果如陸機所憂，一再遭到北人王濟、盧志、孟超等人的歧視與欺凌，最為人所熟知者，范陽高門盧志就曾在

³⁶ [宋]陳師道：《後山集》，卷22，（台北：中華書局，1971年），頁1。

³⁷ 《陸士龍文集校注》，頁1116。

³⁸ [晉]臧榮緒：《晉書》，卷9，頁83。

³⁹ 《陸士衡文集校注》，頁565。

⁴⁰ 《晉書·陸機傳》，頁1472。

⁴¹ 《陸士衡文集校注》，頁264。

大庭廣眾下直犯陸機父祖名諱，《世說新語·方正》載：

盧志於眾坐，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瑋。」士龍失色。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⁴²

據《三國志·盧毓傳》載，盧志之祖父盧毓曾於魏時擔任司空，其父盧瑋位至尚書，又貴為山東郡姓之一⁴³，面對北來求仕且又自豪於自家光榮歷史的南方吳人，大庭廣眾下乃有意屈辱之。被盧志以挑釁的口吻蓄意犯諱，不願以亡國遺臣屈居人下的陸機不甘示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固然報了一箭之仇，甚至蔑稱盧志為「鬼子」，卻也因著如此高傲不饒人的態度，埋下日後河橋兵敗，陸機為盧志所讒而種下被誅殺的下場。

所幸在太子府中，陸機不僅結識了北方出身的文壇泰斗張華，與之友善，更在張華的推薦下與當時文人集團交游來往，如潘尼、馮文羆等，是少數對南人表現善意的北方士人。而據《晉書·愍懷太子》記載：

惠帝即位，立（司馬）為皇太子。盛選德望以為師傅，以何劭為太師，王戎為太傅，楊濟為太保，裴楷為少師，張華為少傅，和嶠為少保。元康元年，出就東宮，又詔曰：「適尚幼蒙，今出東宮，惟當賴師傅群賢之訓。其遊處左右，宜得正人使共周旋，能相長益者。」於是使太保衛瓘息庭、司空泰息略、太子太傅楊濟息悫、太子少師裴楷息憲、太子少傅張華息律、尚書令華嵩息恆與太子游處，以相輔導焉。⁴⁴

晉惠帝即位後，不僅立司馬為太子，更盛選當時德望之人以為太子師，輔佐太子學習，對於司馬繼承帝位寄予厚望。太子洗馬一職隨侍太子身邊，若能取得太子信任，有朝進入晉代權力核心，對於承續祖風、志匡世難的政治意圖，不失為良好機會。而太子司馬喜宴集之樂，經常召集僚屬唱和為娛，這樣的聚會場合，無疑給了陸機展現江東才俊最好的機會與希望，〈羽扇賦〉便是陸機任太子洗馬期間，與太子府幕僚同題共作之詠物賦。關於羽扇的流傳，據傳咸〈羽

扇賦序〉：

吳人截鳥翼而搖風，既勝於方圓二扇，而中國莫有生意。滅吳之後，翕然貴之。⁴⁵

又嵇含〈羽扇賦序〉：

昔秦之兼趙，取其冕服以付臣工，晉之附吳亦遺其羽扇御於上國。⁴⁶

羽扇本為吳地產物，吳滅亡後，羽扇隨著傳入北方，由於較方扇與圓扇更具搗風力，引起北人青睞。陸機出身吳地，對於羽扇的來歷自然熟稔，其〈羽扇賦〉藉吳地的羽扇，將個人的政治抱負、文化觀照及個人情志隱喻其中。開首：

昔楚襄王會于章臺之上，山西與河右諸侯在焉。大夫宋玉、唐勒侍，皆操白鶴之羽以為扇。諸侯掩塵尾而笑，襄王不悅。

宋玉趨而進曰：「敢問諸侯何笑？」

諸侯曰：「昔者武王玄覽，造扇于前，而五明安眾，庶繁于後。各有託于方圓，蓋受則于簞甫。舍茲器而不用，顧奚取于鳥羽？」⁴⁷

陸機運用詠物小賦罕用的問對形式開場，楚襄王是會盟天下諸侯的霸主，章華臺是楚國文物表徵，「塵尾」是魏晉文人清談必備之物，實屬中原文化的象徵，清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卷八指出：「六朝人清談，必用塵尾。……蓋初以談玄用之，相習成俗，遂為名流雅器，雖不談亦常執持耳。」⁴⁸賦中，將楚大夫宋玉、唐勒與中原諸侯，羽扇與塵尾，羽扇與五明安眾扇等置於對比的位置，這樣的對立隱喻著南北士人、文化的對立與隔閡。而諸侯之「笑」，造成楚襄王「不悅」，藐視羽扇是表層意涵，底層的意蘊則西晉北方士族對於江東亡國之士的譏笑與不屑，這一切的訕笑也暗指著陸機入洛時所遭受的歧視。

文中再藉由宋玉之口，深化對比羽扇與五明、安眾扇：

宋玉曰：「夫創始者恆樸，而飾終者必妍。是故烹飪起于熱石，玉輅基于椎輪，安眾方而氣散，五明圓而風煩。未若茲羽之為麗，固體俊而用鮮。彼凌霄之遼鳥，播鮮輝之菡萏。隱九皋以鳳鳴，游芳田而龍見。醜靈龜而遠期，超長年而久眇。累懷璧于美羽，挫千歲乎

⁴²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299。

⁴³ 據《新唐書·柳沖傳》載東晉時期重要之士族約有：北人南渡者為僑姓，以王、謝、袁、蕭為大；原居東南者為吳姓，以朱、張、顧、陸為大；山東郡姓，以王、崔、盧、李、鄭為大；關中郡姓，以韋、裴、柳、薛、楊、杜為首。詳見《新唐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卷 199，頁 4731。

⁴⁴ 《晉書·愍懷太子傳》，卷 53，頁 1457-1458。

⁴⁵ 〔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卷 51，（北京：中華書局，1958 年 11 月），頁 1752-1。

⁴⁶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卷 65，頁 1830-1。

⁴⁷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卷 97，頁 2014-2。

⁴⁸ 〔清〕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台北：樂天出版社，1980 年 9 月），卷 8，頁 104。

一箭。委曲體以受制，奏隻翅而為扇。則其布翮也，差洪細、秩長短、稠不逼、稀不閒。發若蕭史之鳴金籟，趨若大容之羅玉筍。于是鑊巨獸之齒，裁奇木之幹。憲靈樸于造化，審貞則而妙觀。移圓根于新體，因天秩乎舊貫。鳥不能別其是非，人莫敢分其真贗。翻煽煽以微振，風颺颺以垂婉。妙自然以為言，故不積而能散。其在手也安，其應物也誠；其招風也利，其播氣也平。混貴賤而一節，風無往而不清。發芳塵之郁烈，拂鳴弦之泠泠。斂揮汗之瘁體，洒毒暑之幽情。」

諸侯曰：「善。」

宋玉遂言曰：「伊茲羽之駿敏，似南箕之啟扉。垂皎曜之奕奕，含鮮風之微微。」

襄王仰而拊節，諸侯伏而引非。皆委扇于楚庭，執鳥羽而言歸。⁴⁹

宋玉之言，處處對比著羽扇與五明、安眾扇，羽扇之「妍」、「麗」、「體俊」、「用力鮮」，是五明、安眾扇「樸」、「氣散」、「風煩」所不及。由羽及鳥，能成為羽扇之遼鳥，必是「鮮輝葳蕤」、「如鳳鳴九皋」、「如龍見芳田」、「如靈龜長年」、有「懷璧般美羽」，若依此自然體俊之鳥羽所造之扇必是洪細、長短、稠逼、稀簡井然有序，其功用則是「執手安」、「應物誠」、「招風利」、「播氣平」，具有「靈樸」、「造化」、「真則」、「妙觀」、「駿敏」、「皓曜」的美質。陸機貶抑五明、安眾扇，而盛讚羽扇之美，目的實在於以「比德」的手法託物言志，稱頌吳地人士與文化內修外美的價值。賦末，經由宋玉一番說明，楚襄王拊節、諸侯引非，皆「執鳥羽而歸」，是江東人士的勝利者之姿。更隱喻著陸機政治意圖上深一層的期待，身為江東俊彥，陸機期待適逢明主，任人不問出身，君臣遇合，唯才授用，讓他得以發揮如羽扇「斂揮汗」、「洒毒暑」的功用，在政治上建功立業，實現家族與自我價值。

然而，陸機對於仕途上的期許，是否真如〈羽扇賦〉所言讓諸侯執江東鳥羽而歸呢？太子司馬懿為賈后陷害，誣稱其陰謀謀反，司馬懿因此被廢。其後，趙王司馬倫輔政，陸機有幸為相國參軍，但趙王倫預謀篡位，為齊王司馬冏所殺，陸機牽連在內，幸賴成都王司馬穎、吳王司馬晏救之而免於難。當時，「成都王穎推功不居，勞謙下士。機既感全濟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謂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表為平原內史。」⁵⁰後陸機參與司馬穎起兵討伐長沙王司馬乂之役，本以為遭遇明主，能一展匡世救民

之志，豈料卻因陸機「羈旅入宦，頓居羣士之右」⁵¹，以致王粹、牽秀等心生不滿，左長史盧志存心報復，司馬穎寵信孟玖更譖言陸機心懷異志。在種種無中生有的讒言包圍下，陸機終遭司馬穎所殺。我們可以說，南人北仕的陸機，的確曾受到西晉司馬氏的賞識，但因皇族政權的動亂不安，傾軋於八王之亂中的陸機即便竭心危邦，仍無法遭遇真正的明主；而其始終掛懷於心的南北隔閡，竟成了身遭處決的導火線。

伍、結語

自孔子發出「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的感嘆後，「入世」是儒家對於士的社會責任要求，尤其是紛亂滔滔的世局，更要有任重道遠、捨我其誰的使命感。陸機當然懂得這道理，在亂世中，目睹國破祖亡，當有一番沉痛省思。〈辨亡論〉是其沉潛讀書時期的省思之作，對於了解陸機政治意圖具有一席之地。論中鋪展孫吳歷經孫堅、孫策、孫權父子三明主因重賢任才的圖治後，孫吳國力得以鼎定江表，制衡天下。其目的在於國紀與家乘的史實中，不僅警醒西晉唯有任賢重能國家方能長治久安，另一企圖則有毛遂自薦之意，能受明主賞識，在滔滔亂世中，實踐儒家仁政理想。

然而，現實與理想的鴻溝在入洛後嚐到滋味，亡國之餘的身分在門閥制度柢固的北方受到輕蔑，其心靈或有困頓不順遂，但一心以父祖勳業為傲、一心只求君臣遇合的機運，陸機透過〈羽扇賦〉為情志隱喻，繼踵先儒積極的入世觀，企圖在南北隔閡的氛圍中，展現對於君臣遇合的期待。

從〈辨亡論〉到〈羽扇賦〉，我們可以了解到陸機其實很清楚，唯有在大一統的國家中，家族與自我的價值方有實現的可能。如其〈遂志賦〉：「要信心而委命，援前修以自程。擬遺跡于成軌，詠新曲于故聲。任窮達以逝止，亦進仕而退耕。庶斯言之不渝，抱耿介以成名。」⁵²入仕新朝，對於陸機而言，不啻是人生一個新的開始，更是一個展現政治抱負與理想，來成就耿介功名的舞台，即使前方有歧路，心靈有再多困頓，憑藉著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陸機仍要把握機會踏上可遵的歧路。可惜的是，動盪不安的西晉政權，終究沒有出現明主賞識陸機的才智，讓陸機得以輔君闢昏匡亂、建功立業。而入洛後與北方世族的針鋒相對，更種下日後慘遭殺身的種子。

參考文獻

⁴⁹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卷 97，頁 2015-1。

⁵⁰ 《晉書·陸機傳》，頁 1479。

⁵¹ 《晉書·陸機傳》，頁 1479。

⁵² 《陸士衡文集校注》，頁 120-133。

- 王文進 (1999)。仕隱與中國文學—六朝篇。臺北：臺灣。
- 方北辰 (1991)。魏晉南朝江東世家大族述論。台北：文津。
-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 (2004)。古史文存——魏晉南北朝卷。北京：社科文獻。
- 朱明勛 (2002)。論魏晉六朝時期的《孝經》研究，孔孟月刊，40卷7期，28-34頁。
- 余嘉錫 (2003)。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
- 李秀花 (2008)。陸機的文學創作與理論。濟南：齊魯。
- 李曉風 (2007)。陸機論。鄭州：中州古籍。
- 房玄齡等撰 (1976)。晉書。台北：鼎文。
- 俞士玲 (2008)。西晉文學考論。南京：南京大學。
- 俞士玲 (2009)。陸機陸雲年譜。北京：人民文學。
- 姜劍雲 (2003)。太康文學研究。北京：中華。
- 唐長孺 (2011)。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中華。
- 孫明君 (2010)。兩晉士族文學研究。北京：中華。
- 張愛波 (2006)。西晉士風與詩歌——以二十四友研究為中心。濟南：齊魯。
- 陳師道 (1971)。後山集。台北：中華。
- 陳鐵凡 (1986)。孝經學源流。台北：國立編譯館。
- 陸侃如 (1985)。中古文學系年。北京：人民文學。
- 陸雲著，劉運好校注 (2010)。陸士龍文集校注。南京：鳳凰。
- 陸機著，劉運好校注 (2007)。陸士衡文集校注。南京：鳳凰。
- 萬繩楠整理 (2003)。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台北：知書房。
- 董靈超 (2005)。蕭統《文選》鍾情陸機作品原因探析，柳州師專學報，20卷4期，18-22頁。
- 廖蔚卿 (2005)。中古詩人研究。台北：里仁。
- 臧榮緒 (1964)。晉書。九家舊晉書輯本。
- 趙翼 (1980)。二十二史劄記。台北：樂天。
- 劉勰著，王更生注譯 (2004)。文心雕龍讀本。台北：文史哲。
- 歐陽脩、宋祁撰 (1986)。新唐書。上海：上海古籍。
- 魯迅 (2005)。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
- 錢穆 (1998)。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台北：聯經。
- 檀晶 (2009)。西晉太康詩歌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 鍾嶸著，呂德申校釋 (2000)。鍾嶸《詩品》校釋。北京：北京大學。
- 羅宗強 (1992)。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台北：文史哲。
- 嚴可均校輯 (1958)。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
- (日)佐藤利行 (2004)。西晉文學研究 (周延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From “Bian Wang Lun” to “Yu Shan Fu” ——Lu Ji’s Political Intentions and Mental Dilemmas

Chia-Lien Tang

Nation Chengchi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doctoral student

Abstract

Lu Ji (261-303) is the most famous literary author in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When his own Country Wu Dynasty was destroyed by Western Jin, he studied hard for over ten years until the monarch of Western Jin Dynasty conscripted him into the Court. For a Confucianist, it was of no loyalty. What were the factors that made Lu Ji obey the new dynasty, which destroyed his own one? This paper studied the “Bian wang lun” and the “Yu shan fu” to realize Lu Ji’s political intentions and mental dilemmas. We found that obeying the new dynasty is not for practicing benevolence but for showing his political ambitions.

Keywords : Lu Ji, Bian wang lun, Yu shan fu, political intentions, mental dilemmas